

汉译经典

022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俄罗斯的命运

〔俄罗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著 汪剑钊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022

〔俄罗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著
汪剑钊 译

俄罗斯的命运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别尔嘉耶夫著;汪剑钊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
(汉译经典)
ISBN 978-7-5447-2009-0

I.①俄… II.①别… ②汪… III.①哲学理论-苏联-文集
②民族心理-俄罗斯-近代 IV.①B512.59-53②C9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5316号

书 名 俄罗斯的命运
作 者 [俄罗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译 者 汪剑钊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孙文栋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009-0
定 价 1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作为俄罗斯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是欧洲思想之路由近代理性向现代的存在论思考转型的一个重要驿站。他毕生关注人类精神史的发展，在整整半个世纪的著述活动中始终不懈地探索着俄罗斯在整个世界中的定位及其前景、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个性和创造、奴役和自由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并对其中的一部分问题给出了颇富建设性的答案。

1874年3月6日，别尔嘉耶夫诞生于基辅。他的父系属于军功出身的上流贵族。曾祖父和祖父曾是沙皇麾下骁勇善战的将军。父亲也是一名退役的近卫重骑兵军官，在信仰和生活习俗上烙有典型的俄罗斯特征。母亲是一名伯爵的女儿，身上有一半法国的血统，从小接受的是法国教育，据说，她在进行交谈和书写的时候，法语水平远远高出俄语的水平。尽管她在信仰上属于东正教，但其内心情感却更认同天主教。别尔嘉耶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东正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相遇和冲突的环境里。此外，如同俄罗斯的许多杰出人物的经历一样，奶妈对未来的哲学家在道德构成上起着特殊的影响，善良、仁慈的她激发了别尔嘉耶夫对普通人的热爱与同情，帮助他加入了“忏悔的贵族”的行列，铸就了他与人民紧密的联系和对周遭社会的批判立场。

按照贵族的惯例，别尔嘉耶夫在十岁时进入基辅武备学校，以便将来成为沙皇的侍从官。但是，出乎家人意外的是，这个军人的

后裔在天性上极端厌恶战争和军人，对武备学校学生身上的粗鄙和野蛮深恶痛绝，念到六年级时，他便自动退学了。1894年，别尔嘉耶夫以校外考生的身份考入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自然学系。一年以后，他转到了法律学系。早在少年时代，别尔嘉耶夫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认定自己负有哲学的使命，并且啃读过如《纯粹理性批判》和《逻辑学》那样艰深的著作。大学期间，他更加广泛地阅读哲学著作，进行哲学思考。同时他还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别尔嘉耶夫对马克思终生怀有好感，即便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以后，他依然向往着社会主义的理想）。1898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遭到逮捕，并被学校除名。同年，他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社会学的评论文字开始出现在报刊上。1901年，他被判流放于沃洛格达省，他在那里成为一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探讨俄罗斯的命运和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

1904年，别尔嘉耶夫来到当时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彼得堡，参加《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不久以后，他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创办《生活问题》杂志。他在那里结识了梅列日柯夫斯基和吉皮乌斯。通过这对夫妇的介绍与引荐，别尔嘉耶夫接触到了聚集在彼得堡的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与他们共同探讨和争论俄罗斯的出路问题，寻觅生活的意义。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意义的探索已经给出了生活的意义”。因此，他已决意在俄罗斯的这场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中做一名滚动巨石的西西弗斯。

1909年，别尔嘉耶夫与司徒卢威、弗兰克等人合作出版了一本文集《路标》。文集的作者们对1905年流产的俄国革命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反思，从各个角度考察了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局限，呼吁人们抛弃激进的乌托邦幻想，致力于精神的新生，在民主社会里重建贵族的理想主义，以消除个性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这部文集在当

时反响极大，被认为是“由一些最有才华、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一份卓越的文献。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学者阶层反叛’的事件”，“在欧洲整个社会向善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论点不曾被这些作家所采用或被他们以惊人的洞察力所预见”。1911年，别尔嘉耶夫出版了《自由哲学》一书。这部著作是他前期哲学探索的一个方向。他有时被人称为“自由哲学家”，其源起就在于他坚持“世界的奥秘就隐藏于自由”，终生都在写作自由的哲学，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它。在随后完成的《创造的意义》中，别尔嘉耶夫猛烈地抨击自然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和神正论，阐述了创造的意义，尝试着以个性体验为依凭去建构人格主义的哲学。在这两部著作中，别尔嘉耶夫精神探索的两大主题已经基本确立。

十月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创建“自由精神文化学院”，在各种研讨班上讲授自己的理论，并一度担任过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的教授。1918年，他的由系列论文结集出版的《俄罗斯的命运》出版，在知识圈内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21年，他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经捷尔任斯基审讯后，被释放。次年夏天，别尔嘉耶夫再度被捕，并作为“反革命分子”和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被赶上著名的“哲学船”而驱逐出境。从此，他就在流亡的状态下度过了一生。别尔嘉耶夫起初侨居柏林，并在那里创办了宗教哲学学院，结识了德国的文化人类学家舍勒，在相互的交往中各自丰富了自己的思想。1924年，他出版了《新的中世纪》。该书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帮助他跻身于欧洲最主要的哲学家行列。同年，他迁居到巴黎市郊的克拉玛尔。他在这里进入了自己创作的巅峰状态，撰写了一系列自认为最有意义的著作：《自由精神的哲学》（1927，1928）、《论人的使命》（1931）、《精神与现实》（1937）、《论人的奴役与自由》（1939）、《俄罗斯理念》（1946）、《精神王国和恺撒王国》（1949），

以及一部独特的精神自传《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体验》，等等。除著述以外，他还与当时宗教哲学界的主要人物，包括雅·马利坦、埃·日尔松、埃·穆尼埃、加·马塞尔、卡·巴特等有密切的往来，他的寓所是当时法国的思想中心之一。1947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别尔嘉耶夫神学名誉博士学位。此前，在俄罗斯人中间，只有屠格涅夫和柴柯夫斯基获得过此项殊荣。同年，他又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通知，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1948年3月23日，别尔嘉耶夫走完了整整七十四年的人生道路，与世长辞。

下面我们简略介绍一下《俄罗斯的命运》一书。

性格即命运，作为一个民族，它的命运也同样取决于自身的性格。因此，别尔嘉耶夫这本以“命运”为标题的书，着重探讨的实际就是俄罗斯民族的特性，分析其因地理、宗教、民族传统和文化积淀所引发的命运之结。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的自然地理与精神地理是相适应的”。俄罗斯是世界的东方和西方的交汇处，这个民族既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它同时容纳了西方和东方两种因素，在精神深处有两股势力发生着冲撞和相互作用。在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上生长起来的文化，明显具有一种“二律背反”的“悖论性”特点。一方面，俄罗斯是最无组织、最无秩序的国家。无政府主义在这块土地上拥有天然的温床，人们几乎像害怕瘟疫似的害怕政权，渴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与此相联系，俄罗斯人企望生活在集体的温暖中，带有较强的阴性特征，被动、驯顺、温和。这铸就了俄罗斯民族的无政府主义又是一种缺乏个性的无政府主义，他们的自由“不是为自己争取自由，而是让人还给自己自由，一种远离积极性的自由”。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民族，它能够把任何事物都转化为政治的工具。俄罗斯人建立

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拥有一套庞大的国家机器，俄罗斯人为捍卫它们的存在和维持它们的运转耗尽了自己的创造力，他们在沉重的负荷下失去了个体权利的自觉，不再重视个性的生存。别尔嘉耶夫指出，在俄罗斯，“命题会转变为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诞生于无政府主义，奴性诞生于自由，极端的民族主义出自超民族主义”。高尚与卑鄙混合在一起，天使的成分与魔鬼的成分混合在一起。

显然，一般的理性无法彻底理解俄罗斯。在俄罗斯文化中蕴含有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它与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文化截然不同。那是一种狄奥尼索斯式的迷醉元素，它敌视理性，敌视整个文化、整个意识、整个精神性。受着酒神狂欢的驱使，俄罗斯人善于把历史转化为幻想，把现实生活变成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浪漫小说，也就是说，“非理性因素搅和了一切，创造了最具幻想性的相互关系”。别尔嘉耶夫将它称之为“黑葡萄酒”元素。在俄罗斯的文化积淀中，它是一种黑色的、阴郁的、蒙昧的、不透光的自然力。任何人一旦接触了这种迷狂的东西，就不能不沉醉于其间，很难挣脱它所营造的氛围。这种自然力不仅存在于普通的老百姓中间，甚至在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流露。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残酷的天才便在自己的创作中有着深刻的揭示，并以自己不安的生活印证着它。

与上述非理性因素相联系的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宗教感。一般而言，追求自由的俄罗斯人并不严格地恪守某种宗教教义，奉行某种戒律。但是，在他们的天性中并存着两种因素：狄奥尼索斯式的放纵和东正教的禁欲。蛰伏在这种放纵与禁欲背后的是俄罗斯人“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人民，就自己的类型和灵魂结构而言，是信仰宗教的人民。即使是不信宗教者也仍然有宗教性的忧虑，俄罗斯人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

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俄罗斯人即使离开了东正教，也仍然会寻找神和神的真理，寻找生命的意义”。俄罗斯人大多崇拜精神，倾心于现实以外的存在。别尔嘉耶夫对此的解释是，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包含有强烈的末世论因素，不满于既定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渴望变革，渴望完满的新世界之出现。在俄罗斯的风俗中，复活节是“节日中的节日”，它象征着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之复活，暗喻生命以死而复生的形式，最终战胜死亡。

无疑，宗教的存在对俄罗斯人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他们自认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是上帝的选民，担负着拯救人类的义务。可以说，救世主义贯穿于整个俄罗斯的思想史。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俄罗斯人把莫斯科称之为第三罗马，认为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俄罗斯文学为什么会沉淀了那么多的救世精神，有时甚至会露出沙文主义的蛛丝马迹。对此，别尔嘉耶夫的解释是，“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这说明，俄罗斯作家能以沉郁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悲悯感和全人类的高度震撼世界，并非出于偶然。饶有意味的是，与这种悲悯情怀相伴相随的却是政治上的霸主意识。这令周边民族（尤其是东欧地区）向俄罗斯投去敬仰一瞥的同时，不得不心存一丝疑惧。

历史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民族依然以自卑与傲慢兼有的姿态站立在亚欧大陆上，那种钟摆式的性格曾经帮助它铸就过辉煌，同时也埋下了致命的病根。而今，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的分析与预言，一部分已成为现实，另一部分则被证明为杞人忧天。不过，俄罗斯最终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这恐怕是任何一位先知都不能准确预测的。作为它的近邻，我们将拭目以待。

世界性的危险

(代序)

我怀着痛苦的感受一页页翻阅着在革命前战争时期所写的文章汇编。伟大的俄罗斯已经不存在了，我以自己的方式所思考的那些摆在它面前的世界性任务也不存在了。战争从内部瓦解了，并失去了它的意义。一切转到了完全异样的维度。那些我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的评价，我认为是内在地准确的，但现在已不适用于当下的事件。世界上的一切起了变化，需要对一切正在形成的东西以鲜活的精神作出新的反应。对于忠实于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理念的精神而言，这些反应是必需的。不是信仰、不是理念自身改变了，而是世界和人们改变了信仰和理念。由于这一点，关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判断也随之改变。与世界大战有关的任务没有一个有可能得到正面的解决，其中首要的一个就是东方问题。对战争的命运而言，俄罗斯因战争而衰落是一个致命的事实。我看到这一衰落的致命意义，不仅在于它给了我们敌对方以优势。这一事件的意义要隐藏得更深。俄罗斯的衰落和耻辱有助于德国在战事上的成功。但是，这些成功不是过于现实的，其中有许多虚幻的东西。德国的胜利不会增加德国对世界的危险性。我甚至倾向于认为，这一危险性正在缩小。倘若更深入地打量一下德国人的脸部表情，德国的好战和强大的外表所激发的几乎是一种怜悯心。德国已完全处在被组织化的和被强制遵

守纪律的无力状态中。它伤痕累累、精疲力竭，不得不掩饰面对自己的胜利的恐惧。它对巨大的、隐秘的、混乱的、以前被伟大的俄罗斯所命名的自然力的控制，不能不使它产生恐惧。它没有力量去控制那个已经倒塌了的庞然大物。它耗尽了力量，应该在它面前退却。日耳曼民族的力量就像欧洲各民族的力量一样，越来越多地被消耗掉了。如今，在欧洲世界面前，存在着比我在这场战争中看到的更恐怖的危险性。所有旧欧洲基督教文化的未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危险。倘若世界大战长期持续下去，那么，欧洲的所有民族将携带着它们的旧文化沉入到一片黑暗里。来自东方的，而非雅利安、非基督教的雷霆，将轰击整个欧洲。享用战争成果的，不是那些对此寄予希望者。没有人获得了胜利。获胜者也不可能去享用胜利。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战败了。谁获胜都无所谓，那样的时刻即将来临。和平将在自己的历史存在中那样的变化（那些旧的范畴已不再适用）中来临。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热切地支持战争有一个胜利的结局。也没有任何一种牺牲可以吓倒我。可是，如今我不能不希望世界大战尽早结束。就俄罗斯的命运而言，就欧洲的命运而言，必须这样希望。倘若战争还要持续下去，那么，俄罗斯就不再是主体，而是转变为客体了，作为各民族碰撞的竞技场的俄罗斯将会腐烂，而这种腐烂离战争结束的那一天还过于遥远。那些戕害我们祖国的黑色的毁灭性力量，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整个世界发生一场恐怖的大灾难，所有基督教文化的基础将轰然倒塌。这些力量对世界大战的乘机利用，它们的期待还不算什么错误。内部的爆炸和与我们相似的灾祸威胁着整个欧洲。欧洲各民族的生活将被抛到低级状态，野蛮化正威胁着它。那时，出自亚洲的惩罚将来临。欧洲已精疲力竭，甚至连最根本的基础都已被野蛮的、混乱的自然力震坍，在它的废墟上，一

个与我们全然不同的种族，带着另外的信仰，带着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文明，企冀获得统治的地位。与这样的前景相比，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家庭的内讧。而今，世界大战的结果已很清楚，实际获胜的只能是远东、日本和中国，一个没有耗尽自己的种族，还有边远的西方，美国。在欧洲和俄罗斯衰弱和瓦解以后，中国主义和美国主义将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两股能够在自身找到接近点的力量。那时，将出现平等的中—美王国，在这种平等中不再有任何上升和高涨。

俄罗斯民族没有经受住战争伟大的考验。它丧失了自己的理念。但是，整个欧洲也不可能经受住这一考验。那时，欧洲的末日即将来临，其原因不在于我在收入本书的文章之一中所论述的那样，而是在更可怕的、与这些论述完全相反的含义上。我曾经认为，世界大战将把欧洲带出欧洲的围界以外，可以克服欧洲文化的封闭性，使之适应西方和东方的联合；我曾经认为，通过恐怖的牺牲和痛苦的道路，世界将接近去解决东方和西方的世界性的一历史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中心角色将落到俄罗斯头上。可我也不曾认为，亚洲能够最终占据欧洲的上风，东西方的接近将是远东的胜利，基督教欧洲的光明将会熄灭。而如今，这都在威胁着我们。俄罗斯民族不愿意去完成自己在世界上的弥赛亚角色，没有找到完成它的力量，它在内部背信弃义了。难道这意味着，我在本书中所构想的俄罗斯理念和俄罗斯弥赛亚成了一个谎言？不，我仍然认为，我是准确地理解了这一弥赛亚的。在人民改变了自己的理念，在它堕落以后，俄罗斯的理念仍然是真的。俄罗斯，正如上帝的思想，仍然是伟大的，它身上存在着不可消灭的本体论内核，但人民受到了谎言的诱惑，背叛了它。就俄罗斯人民的心理而言，在收入本书的经验中，可以找到很多东西来解释那场发生在俄罗斯的大灾难。在战争的最初几天，我就感到，俄罗斯和整个欧洲正在走向巨大的未知，走向新的

历史变故。可我相信并希望，在决定人类隐秘的命运中，俄罗斯能够扮演一个积极的和创造的角色。我知道，在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潜伏着一些自我残杀的因素。但是，很难设想，这些因素的作用能影响到那么深远。责任不仅仅在一部分极端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上。这些思潮完成了对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国家的瓦解。可是，是那些更为致命的自由主义思潮开始了这一瓦解。我们每个人对此都行了举手礼。在恐怖的世界大战期间不应该撼动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基础，不应该用怀疑来毒害武装起来的人民，说什么政权背叛了它和出卖了它。这是一种疯狂，刺激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如今，我们，同时也是世界，面临的是另一个任务。俄罗斯革命不是一个政治的和生活的现象，它首先是一个精神的和宗教秩序的现象。也不能只用政治的手段来医治俄罗斯，使它复兴。必须转向更深入的地方。俄罗斯人民面临着一场精神的再生。可是，俄罗斯人民也不能停留在因已发生的大灾难而引发的孤独中。在全世界，在整个基督教人类中，应该开始所有正面精神的、基督教的力量联合，以对抗反基督教的、毁灭性的力量。我相信，在世界上迟早都会出现一个所有创造的基督教力量、所有信仰永恒神圣的人们组成的“神圣联盟”。它实际已经由恐怖的体验赠送给我们的那些悔过和赎罪那里开始了。所有的阵营和所有的阶级都是有罪的。欧洲尤其深地沉溺于用恶和仇恨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人类的堕落。社会问题的解决、对社会不公和贫穷的克服，应该依靠人类的精神复活。整个一百年，俄罗斯知识分子都依靠着否定而生活，破坏着俄罗斯存在的基础。如今，它应该转向正面的因素，转向绝对的神圣，为的是让俄罗斯复活。可是，这需要重铸俄罗斯的性格。我们应该在保持俄罗斯美德的同时，拥有一些西方的美德。我们应该感受到那使我们的精神鲜活的、在西欧的宇宙性神圣，谋求与它合为一体。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不幸和巨大的损耗时期。可是，伟大的价值应该是通过所有的考验而获得。为此，人类的精神应该披上铠甲，应该像骑士一般武装起来。

在这些文章中，我与战争一起生活，在事件活生生的摆动中写作。我保存了自己一系列鲜活反应的连贯性。但如今，许多痛苦的悲观情绪以及与祖国之辉煌的过去的断裂所产生的刻骨铭心的悲痛，与我关于俄罗斯的命运的思索掺和到了一起。

目 录

译序 / 1

世界性的危险（代序） / 1

第一章 俄罗斯民族的心理 / 1

第一节 俄罗斯灵魂 / 1

第二节 俄罗斯灵魂中的“永恒一村妇性”论 / 28

第三节 战争与知识分子的意识危机 / 40

第四节 黑葡萄酒 / 45

第五节 亚细亚的与欧罗巴的灵魂 / 50

第六节 论空间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 / 56

第七节 中央集权制与民族的生活 / 61

第八节 论神圣与正直 / 65

第九节 俄罗斯人对待理念的态度 / 72

第二章 民族性问题（东方与西方） / 80

第一节 民族性与人类 / 80

第二节 民族主义和弥赛亚主义 / 88

第三节 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 95

第四节 欧洲的终结 / 101

- 第五节 创造性的历史思想的任务 / 109
- 第六节 斯拉夫主义和斯拉夫理念 / 116
- 第七节 宇宙的和社會學的處世態度 / 124

第三章 其他民族的靈魂 / 130

- 第一節 巴黎的命運 / 130
- 第二節 俄羅斯的和波蘭的靈魂 / 136
- 第三節 日耳曼主義的宗教 / 142

第四章 戰爭的心理學和戰爭的意義 / 150

- 第一節 關於戰爭本性的思考 / 150
- 第二節 論殘酷性與痛苦 / 157
- 第三節 論各民族斗争的真理和正义 / 162
- 第四節 在各民族生活中的运动和静止 / 167
- 第五節 論關於生活的部分的和歷史的觀點 / 172

第五章 政治和社會性的心理學 / 180

- 第一節 論政治中的抽象性和絕對性 / 180
- 第二節 社會生活中的詞語與現實 / 186
- 第三節 民主制度與個性 / 192
- 第四節 精神與機器 / 198

第一章 俄罗斯民族的心理

第一节 俄罗斯灵魂

—

世界大战尖锐地提出了俄罗斯的民族自觉问题。俄罗斯民族的思想界感到有必要、有责任揭开俄罗斯之谜，理解俄罗斯的理念，确定它在世界上的任务和地位。当今之世，大家都感到，俄罗斯面临着伟大的世界性任务。但是，与这种深刻的感觉相伴随的是一种不可界定、几乎无法明确的意识。很久以来就有一种预感：俄罗斯注定负有某种伟大的使命，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俄罗斯民族的思想界感到，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的。这种情况起自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古老理念，衍经斯拉夫主义，而绵延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①，再赓续到现代的斯拉夫主义。在这一思想理路中掺杂了许多虚假的事物。然而，其中也反映了某种真正民族的东西、真正俄罗斯的东西。倘若一个人并非生来就负有重要使命的话，他不可能一辈子都在体

^①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诗人、政论作家，也是现代俄国哲学与现代东正教神学的奠基人。